

# 青年网络直播社群演化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 费苓芳 王寿铭 王歆玫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务处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网络直播作为当下热门的网络应用,广受青年欢迎,新的虚拟社群模式也随之型构。面对网络直播社群新现象,以当代青年为研究对象,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构建青年网络直播社群演化发展机制,发现青年网络直播社群“从驱动因素、建立逻辑、秩序结构,到排中法则”的演化发展机制,体现了“建构—强化和解构”的运行逻辑,是青年个体价值追求和群体目标博弈的过程,阐释了当代青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

**【关键词】**网络直播 社群 青年价值观 扎根理论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5.012

## 一、引言

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网络“新部落”,日益成为当下热门的网络应用,一种新的社群模式与社会关系随之型构,嵌入作为使用主体的青年的日常生活。网络直播社群既具有聚合和自组织优势,也孕育着潜在的结构张力与冲突,包含着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的消极因素,构成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紧扣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关注青年成长的新生态,探索青年直播社群内部演化发展机制,不仅关系到青年的健康成长,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重要举措。

社群的概念导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群”。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对社群作出论述的是德国社会学家 Ferdinand Tönnies,他指出“社群是基于自然意志,如情感、习惯、记忆等,以及基于血缘、地缘和心态而形成的社会有机体”,此后经过了英国社会学家 R. M. MacIver 的突破和发展,强调共同利益的重要性<sup>[1]</sup>。当代社群主义者秉承他们三者的思想,根据当代社会实际,对社群作了不同的解释。Michael Sandel 指出,社群是由具有共同自我认知的参与者组成的,提出了工具意义、感情意义和构成意义上的三种社群<sup>[2]</sup>。David Miller 论述了社群的七大特征:比如团体的尊严等同于个人尊严、团结友爱是成员共识、按需分配利益等<sup>[3]</sup>。Daniel Bell 在

收稿日期:2020-06-20

作者简介:费苓芳,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辅导员,讲师,主要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王寿铭,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辅导员,讲师,主要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王歆玫,浙江工商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浙江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文化自觉视阈下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课题编号:Y201942574)、2020年度浙江工商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趣缘群体中青年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与思想引领——基于网络直播社群的分析”(课题编号:XGY20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一书中概括了地域性、记忆性和心理性三种社群类型<sup>[4]</sup>。总的来说,社群的广泛含义是拥有某种共同价值、规范和目标的群体,可以被解释为地区性的社区,也可以用来表示一个有相互关系的网络,也可以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网络直播平台中的青年趣缘群体,有着相一致的群体兴趣、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持续的互动关系;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秩序,也有价值与目标主导下的社群边界。它具有社群的基本特征,也具有网络虚拟社群的独特性质。当前对于网络直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征分析<sup>[5]</sup>、问题剖析<sup>[6]</sup>、措施建议<sup>[7]</sup>等,但作为青年网络趣缘群体新形态,网络直播社群演化发展机制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尤其是在群体成员价值判断、行为选择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以文献法为主,实证数理化方式相对较少。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依托映客等泛娱乐化直播平台,采用结构性访谈的形式,运用扎根理论,对参与网络直播社群的青年进行研究,探索该群体中青年价值判断依据、行为选择逻辑及社群演化发展机制。

##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 (一)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系统方法论,涉及通过有条理的数据收集和质性分析来构建理论,扎根理论与传统的假设—演绎法相反,其核心理念是多种材料的归纳总结<sup>[8]</sup>。本文使用扎根理论,从“青年群体的哪些价值取向、行为选择对网络直播社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这一问题开始,进行质性研究,针对问题收集定性数据,把收集数据过程中产生的记录、笔记以及想法作为相关数据纳入分析。在经过对相关数据的深入浏览与解读之后,相同的要素被提取出来,以编码的形式来标记。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编码进一步分类形成概念,概念进一步分类形成类别,当不同类别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概念、编码的关系逐渐明晰之后,“青年网络直播社群演化发展机制”新理论也从中形成。本文通过 Nvivo10 对相关数据进行编码、分类、提炼。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15—34 岁之间的青年直播平台粉丝 50 名,职业涉及学生、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个体私营等(见表 1),形成 6 万字的访谈报告,其中随机选取 45 名进行扎根理论模型构建,另外 5 名青年粉丝进行模型饱和度验证。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项目	类型	人数	项目	类型	人数
性别	男	28	职业	高中生	4
	女	22		大学生	12
年龄	15—19	6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6
	20—24	14		商业服务人员	8
	25—29	16		个体私营人员	6
	30—34	14		待业人员	4

## 三、青年网络直播社群演化发展机制模型构建

### (一) 开放式编码

通过 Nvivo10 软件,对 45 篇直播粉丝访谈记录进行开放式编码,逐句地分解、分析,通过比

较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以贴标签(自由节点)的方式提炼出结交朋友、满足好奇、无聊等 185 个初始概念(编码),作为进一步深化分析的基础。见表 2。

表 2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初始概念示例

序号	初始概念	原始语句示例
1	结交朋友	我还是对足球很感兴趣,我想交一些喜欢足球的朋友……
2	满足好奇	可能因为好奇心吧,为了窥探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3	无聊	发展目标不明,充满空虚、无聊、迷茫、孤独的情绪……
4	唱歌	我选择了网红美女唱歌、跳舞的群关注……
5	实时互动	当然还有各种互动的方式,超越时间、地域的限制……
6	打赏刷礼物	我们会给主播刷礼物,小到花束、大到车子……
7	粉丝权力	粉丝权力是根据交流活跃度以及打赏的豪爽度来定的……
8	开放式	我们比较自由,讨厌要求我们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
……	……	……
185	等级制约	觉得在这个群体里面很压抑、找不到自己的地位……

首先对 185 个初始概念进一步整理归纳,剔除重复项和低频项,归纳表达语义统一的、描述对象一致的初始概念,整理成 40 个新概念。其次通过树状编码把新初始概念归类为新的范畴(树状节点),得到 8 个范畴概念,分别为发展性动机、消遣性动机、趣缘关系、场景互动、权力建构、去中心化、共同价值、目标冲突。见表 3。

表 3 树状编码形成的范畴概念

序号	范畴概念	归纳后初始概念数量	归纳后的初始概念
1	发展性动机	5	标新立异、博取关注、发展兴趣、结交朋友、学习知识
2	消遣性动机	6	娱乐消遣、空虚无聊、无所适从、寂寞孤独、满足好奇、炫耀显摆
3	趣缘关系	6	生活类、时尚类、游戏类、教育类、娱乐类、动漫类
4	场景互动	6	实时互动性(打赏刷礼物、弹幕、连麦、回复提问)、场景真实性
5	权力建构	4	魅力型权力、话题型权力、资本型权力、身份型权力
6	去中心化	3	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
7	共同价值	7	归属感、安全感、成就感、获得尊重、价值认同、消除孤独、轻松自由
8	目标冲突	3	价值观念不同、群体等级制约、内容创新缺乏

## (二) 主轴编码

根据范畴概念自身所包含的内容,基于直播所处特殊情景条件,通过主轴编码,挖掘不同范畴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与潜在的相互关系,将原范畴概念提炼出 4 个主范畴(类别),分别为驱动因素、建立逻辑、秩序结构、排中法则。见表 4。

表 4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序号	主范畴	次范畴
1	驱动因素	发展性动机 消遣性动机
2	建立逻辑	趣缘关系 场景互动
3	秩序结构	权力建构 去中心化
4	排中法则	共同价值 目标冲突

## (三) 选择性编码

通过选择性编码,在主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主次范畴之间的包含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描述现象的“故事线”将各类范畴联系起来,归纳出新的关系。见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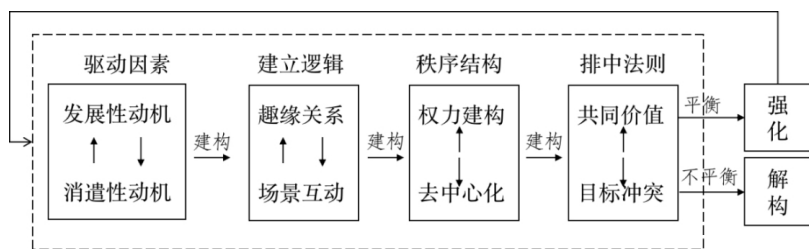
## (四) 模型构建及验证

经过开放式编码、树状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之后,搭建了“青年网络直播社群演化发展机制”模型框架(理论)(见下页图),囊括了青年在驱动因素下形成兴趣,并与其他人共同构成直播趣缘群体,展开极富特色的直播互

动,在兴趣和行为的共同作用下构建了网络直播社群,并形成内部秩序结构,最后在价值再判断的基础上或群体价值目标符合个体追求进而强化,或个体与群体产生冲突退出直播。针对新模型,本文用另外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均包含在主范畴里面,模型是饱和的。见表5。

表5 选择编码形成的关系结构

序号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1	驱动因素 <div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vertical-align: middle;">             发展性动机 ↑ ↓ 消遣性动机           </div>	发展性动机与消遣性动机为平行关系,形成青年进入网络直播平台的驱动因素。
2	建立逻辑 <div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vertical-align: middle;">             趣缘关系 ↑ ↓ 场景互动           </div>	在趣缘关系的深入下,与互动行为相互作用,共同构成青年网络直播社群建立逻辑。
3	秩序结构 <div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vertical-align: middle;">             权力建构 ↑ ↓ 去中心化           </div>	权力建构与去中心化为矛盾关系,是青年网络直播社群运行下形成的内部秩序结构。
4	排中法则 <div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vertical-align: middle;">             共同价值 ↑ ↓ 目标冲突           </div>	共同价值与目标冲突为互斥关系,是导致青年粉丝价值再判断下进行的行为选择,是网络直播间走向“强化”或“解构”的根本原因。
5	<div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vertical-align: middle;">             驱动因素 → 建立逻辑 → 秩序结构 退出 ← 排中法则 ←           </div>	在驱动因素的作用下,青年网络直播社群逐渐建立发展,并形成社群组织的秩序结构,直至直播社群粉丝在价值再判断下作出非A即B的排中选择。



青年网络直播社群演化发展机制模型图

#### 四、青年网络直播社群演化发展机制

青年网络直播社群在正向的建构和反向的解构中不断被强化或重塑。青年网络直播社群的演化发展机制是在趣缘、行动、秩序和价值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是群体价值和个体追求的博弈过程,也是当代青年价值观的体现。

##### (一) 青年网络直播社群驱动因素——现实意义消解与虚拟网络崛起

在受访谈的青年粉丝中,当被问及进入直播场域的动机时,仅12%的青年是有目的、出于发展考虑的,包括发展兴趣、结交朋友、学习知识等;88%的青年进入直播平台是出于无目的性的娱乐消遣,包括空虚无聊、寂寞孤独等,青年在重复单的现实生活与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两种场景切换中形成巨大的落差感,导致了集体性孤独与空虚,这成为青年进入网络直播社群最主要的动因。

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各种思潮泛滥,特别是个体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关注,功利主义倾向严重。尤其是青年人,在政治价值观上爱国主义强烈,但实际参与政治事务冷淡;在经济价值观上蔑视拜金主义,但实用利己主义泛滥;在道德价值观上遵循传统道德取向,但追求西方开放理念;在职业价值观上追求舒适圈与高回报,但实际不愿更多付出。在尚未建立完整健康的认知评价体系之前,青年人在传统与现代、东西方观念剧烈冲击的经验世界当中迷失自我,无法找到归属感和自我存在的意义。而网络以其自由性、隐匿性和便利性成为青年追求的活动场域。网络世界的丰富多彩与各虚拟场景的自由进出,延展了个人的活动内容、时间与空间,相比于真实社会有限的活动场景和活动参与力度,网络带来的主体性体验更为真实强烈。这种网络世界对真实世界的生活解构和再现,吸引了个体价值消解的青年人。网络的解构还体现在反中心、反权威和对现有规则秩序的消解。在网络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信息分享、资源提供等方式成为一个中心节点甚至某个领域的权威人物,并对其他人产生影响,这种网络世界的中心与权威的出现对现实世界的中心与权威构成挑战。

个人在经验世界的价值消解并不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的消失,网络构建了一个多元的“原子化”世界,价值意义可以随时释放与隐藏。随着移动端直播的快速崛起,这种几乎零成本、零门槛的活动吸引着一波又一波迷茫空虚的年轻人。

## (二) 青年网络直播社群建立逻辑——趣缘关系与场景互动的双向作用

在被访谈的青年粉丝中,出于相同的兴趣,他们组成一个个网络直播趣缘社群。如喜欢穿搭的买手趣缘群体,偏爱说唱的喊麦趣缘群体,钟情食物的美食趣缘群体,有的甚至是闲聊趣缘群体等,可以分成生活、时尚、游戏、教育、娱乐、动漫6大类别。

拥有不同社会背景和人生阅历的青年,通过网络直播,在相同兴趣的驱使下,营造出一个个虚拟的趣缘群体,消弭了地理上的局限性,缓解了现实社会的身份焦虑。趣缘关系成为不同个体之间识别彼此的标识,这些代表相同价值判断的符号,很容易让青年个体找到自己的同类,找到自己的归属。在同类群体中,青年个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会随之加强,更加有意愿参与到集体活动中,通过活动参与找到自身的存在意义。以直播间为基础的趣缘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空虚,构建了一个共同的虚拟人际关系圈,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基于映客线上民族志观察以及访谈案例分析,青年在网络直播社群中的行为方式体现为场景互动,包括互动实时性和场景真实性两方面。首先,直播间的青年粉丝依靠打赏刷礼物、弹幕、连麦、提问等方式实时多向互动,这种方式比微博微信更具有时效性和画面感,同时更强调氛围、状态、情感。其次,无论是唱歌、跳舞、喊麦的才艺直播,还是闲聊、逛街的泛娱乐化素人直播,都是日常化的,表现出不规范、无目的、慢节奏等特点,而这种非戏剧性的、真实叙事的直播互动生活情境与大多数的青年人保持了平视的关系,得到青睐。

互动是人本身和所处社会的一条基本生命线,有相互沟通的地方,事物就得到了意义<sup>[9]</sup>。在网络直播场景中,青年们通过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网络场景互动,展现出网络直播社群特有的性质,即虚拟的真实和个人的狂欢。青年在虚拟网络世界中既需要逃脱现实的迷茫,也希望看到琐碎真实生活的现实场景;既是一群人的狂欢互动,也是一个人的情感宣泄。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是情感的俘虏,必须持续不断地在与他们相遇的人中寻求平衡,这样的互动就会产生高度的情感能量<sup>[10]</sup>,形成共同的心理归属,也正是这种独特的行为特质,不断创造、维持、挑战现有的网络直播社群文化和内部结构。

## (三) 青年网络直播社群秩序结构——权力建构与去中心化的吊诡

基于映客线上民族志观察以及访谈案例分析,网络直播社群的权力大致可分为魅力型权力、话题型权力、资本型权力和身份型权力。每个直播间都是一个虚拟小社会,青年们通过不同

的虚拟网络行为方式,企图找到自己在场域中的独特位置和意义感。青年网络直播社群以主播作为向心力,有的青年粉丝因为打赏阔绰而在直播间拥有资本型权力或身份型权力,成为“直播间土豪”;有的青年粉丝因为交流频繁、观点生动或幽默有趣而在直播间拥有话题型权力或魅力型权力,成为“直播间意见领袖”;有的青年粉丝喜欢潜水,他们既不互动发弹幕,也不花钱刷礼物,但他们默默地守护着自己所喜爱的主播,成为“直播间中流砥柱”<sup>[11]</sup>。

权力是从一种社会系统中产生出来的,作为一种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网,是同权力运作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等密切相关并相互交错的关系总和。有别于现实生活的等级制度,网络直播群体中的权力结构是青年在社群中互动产生的,群体行为的差异冲突或分工合作产生权力<sup>[12]</sup>,意见领袖的出现意味着权力集中,他们的建议、号召与行为能够对直播社群其他成员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直播社群内部通过意见领袖提案和其他成员建议、协商等过程,产生一套成员共同接受的规则制度。通过制度,直播社群集体可以控制青年个人的行动方式,指导、约束、改善青年个人的行为模式。网络直播社群内部这种资源型(魅力、资本等)权力到制度型权力的转换,将青年的行为方式统一起来,有效地保证了社群的内部稳定和与外部环境的资源交换,为网络直播社群的存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映客线上民族志观察以及访谈案例分析,去中心化的结构特征是“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网络直播社群中的青年之间彼此可以自由连接,形成新的连接单元,网络的开放性和社群的松散性决定了在一个分布有众多节点的系统,每个节点都有高度自治的特征,任何一个成员都有可能成为阶段性的中心。

作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制度同时意味着权力与约束,网络直播社群中的青年需要遵循制度开展自己的行动。但是这与部分青年进入网络直播社群的初衷背道而驰,他们排斥现实社会角色的限制而选择身份更为隐蔽模糊、组织更为开放平等的网络,其主要需求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采取行动。这就出现了权力建构与去中心化的矛盾。权力建构与青年采取的去中心化行为构成网络直播社群的结构张力,主要表现为个人与权威人物(意见领袖)和制度的博弈。青年个体在社群运行过程中,一旦采取与权威人物和现行制度相悖的行动,就会挑战现行秩序。青年网络直播社群的秩序结构就在博弈中不断被挑战和重新定义。

#### (四) 青年网络直播社群排中法则——价值和目标再判断下的个体选择

基于映客线上民族志观察以及访谈案例分析,青年粉丝在不同的直播群体里获得了归属感、安全感、成就感、尊重感、价值认同、消除孤独、轻松自由等感受。共同价值不仅仅存在于观念中,也作为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或者虚拟之中<sup>[13]</sup>。这些群体的共同价值是维系直播社群存在的根本支持。在网络直播社群内部制度规则的作用下,借助于社群权威人物和集体意志,网络直播社群的系统不断消除不符合共同价值的越轨行为,并作出自我调节与修复,网络直播社群得以维持和强化。

帕森斯在他的“社会系统论”中将卷入到行动过程的所有思想感情因素归结为“最终的共同价值系统”,指出了人的行动所包含的意义即价值,并把它当做是解决行动本身和社会秩序问题的关键<sup>[14]</sup>。这种价值实际上是构成青年推动其在网络直播社群行动实施的基本动力,并通过价值符号而同网络直播趣缘社群的运作连接起来,是维系青年情感的纽带,也是指导行动、达成目标等一系列维系网络直播社群活动和秩序结构的内在因素。

就被访谈的青年粉丝而言,取关主播是因为目标(价值)冲突,包括价值观念不同、群体等级制约、缺乏内容创新等因素。直播社群鱼龙混杂,有些青年受制于群体等级制度,愈发找不到归属感;有些青年无法在直播里得到长久的感官刺激,兴趣转移了;有的网络直播社群单纯为迎合受众窥私、娱乐消遣等心理,直播内容出现导向偏低的现象。基于此,青年在价值再判断的选

择中丧失了个人纳入组织的原动力。

青年网络直播社群的边界,也就是退出选择的根本原因是个人价值取向与社群目标不一致,任何一个社群组织必须能够使其中的任何一个行动参与者实现和达到其目标。当青年网络直播社群活动与目标不能够满足社群成员个人的价值取向、个体利益、个体需求等时,当直播社群系统无法消除青年不符合共同价值的越轨行为时,网络直播中的青年就会采取抗议行为乃至被动或主动退出直播社群。

总而言之,青年网络直播社群的演化发展逻辑,是青年价值和行为的产物,是青年自发的个体价值追求而达到群体利益满足的过程,是“建构—强化和解构”的发展机制。对个人价值实现以及网络自由化的寻求促使青年聚集在网络直播社群,并为达成个人目标而采取行动,在网络直播社群运转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群体秩序和权力运作,同时,去中心化与权力建构一同形成社群青年博弈张力,当群体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直播社群得以强化巩固;当个体目标与群体利益相冲突时,社群面临解构威胁。

当前网络直播社群频频解构,存在时间短,现实原因主要有直播内容质量低下、方式缺乏创新、监管困难等,这些需要社会各主体积极参与到网络直播社群的发展中,如政府要出台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社会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与导向,直播平台要注重直播内容建设,个人要提高参与网络直播的鉴别能力等,培育各类网络直播社群健康成长,让它成为青年人的正能量发声地、优秀文化聚集地和创新成果高产地。

## [ 参 考 文 献 ]

- [1]俞可平《社群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
- [2]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0.
- [3]David Miller.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27 - 251.
- [4]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李 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0页。
- [5]罗自文《网络趣缘群体的基本特征与传播模式研究——基于6个典型网络趣缘群体的实证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
- [6]杨 非 张 敏《危机与契机:网红现象背后的青年价值观分析》,载《当代青年研究》2017年第5期。
- [7]张雪黎 肖亿甫《信息化发展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影响》,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 [8]凯西·卡麦兹《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边国英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 [9]杜 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2页。
- [10]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7页。
- [11]戴斯敏 曲天遥等《全民直播的隐喻:后现代视角下青年重建社群的尝试》,载《青年探索》2017年第3期。
- [1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73页。
-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 [14]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52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